

契诃夫小說選集

鄰居集



新文藝出版社

契訶夫小說選集

鄰 居 集

汝 龍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集收短篇小說四篇，都是契訶夫的力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裝在套子裏的人是契訶夫的著名的短篇小說之一，斯大林同志曾經在演說中引這個小說的主人翁為例，批評那些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書前附有篇幅相當多的契訶夫札記，從中可以窺見契訶夫怎樣從日常生活中挑選並記錄那些對他的創作有用的材料。



A. L. G.

目次

契訶夫札記·····	一
幾在套子裏的人·····	三
普里希別葉夫中士·····	二五
鄰居·····	三三

鄰
居
集

裝在套子裏的人

在密洛諾西茲果葉村的村郊，有兩個誤了時辰的獵人在村長普洛柯菲的堆房裏過夜。一個是獸醫伊凡·伊凡尼奇，一個是中學教師布爾金。伊凡·伊凡尼奇姓一個頗古怪的雙姓——契木夏——喜馬拉伊斯基——這姓跟他一點也不稱；在全省中，大家只簡單的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凡·伊凡尼奇。他住在城郊一個養馬場上，這回出來打獵，是爲了透一透新鮮空氣。至於中學教師布爾金，他每年是在口伯爵的家裏消夏的，對這一帶地方早已熟極了。

他們沒睡覺。伊凡·伊凡尼奇是一個又高又瘦的老頭子，留着挺長的鬚髥，這時候坐在門口，面朝外，吸煙斗，月亮照着他。布爾金躺在房裏的乾草上；在黑暗裏，誰也看不見他。

他們正在閒聊天。除了別的話以外，他們還談到村長的老婆瑪芙拉，一個健康而且絕不愚蠢的女人，說是她一輩子也沒走出過她家鄉的村子，從沒見過城市或者鐵路，近十年來一

直守着爐子坐着，只有到了晚上才上街走一走。

「這有什麼奇怪的！」布爾金說。「世界上有不少人性情孤僻，跟寄生蝦或者蝸牛那樣極力縮進殼裏去。也許這是隔世遺傳的現象，這是重又退回從前人類祖先還不是羣居的動物，却孤另另的住在自己洞穴裏的時代的現象吧；要不然，也許這只不過是人的性格的一種變態——誰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學家，這類問題不關我的事；我只不過要說明像瑪芙拉那樣的人絕不稀少罷了。是啊，不必往遠裏說，就拿一個姓別里科夫的人來說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臘文教師，兩個月前才在我們城裏去世。沒問題，您一定聽說過他。他也真怪，即使在頂晴朗的天氣，他也穿上雨鞋，帶着雨傘，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總是把雨傘用套子包好，把鏢放在一個灰色的鹿皮套子裏；遇到他拿出小摺刀來削鉛筆，就連那小刀也是裝在一個小套子裏的。他的臉也好像蒙着套子，因為他老是把它藏在豎起的衣領裏。他戴黑眼鏡，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眼；他一坐上馬車，總要叫馬車夫支起車篷來。總之，這人表現了一種經常的、難忍難熬的心意，總想把自己包在一層外殼裏，彷彿要爲自己製造一個套子，好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響。現實生活刺激他，嚇壞他，老是鬧得他六神不安。也許爲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對現實的憎惡辯護吧，他老是歌頌過去，歌頌那些從沒存在過的東西；實際上他所教的古代

語言，對他來說，也就是雨鞋和雨傘，使他藉此躲避現實生活。

「啊，希臘文多麼響亮，多麼美！」他說，現出甜蜜蜜的表情；他彷彿要證明這句話似的，眯起眼睛，舉起手指頭，吟道：Anthroposi ①

「別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極力藏在一個套子裏。只有政府的法令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規定着禁止什麼事情，他才覺得一清二楚。看到有個法令禁止中學學生在晚上九點鐘以後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批判性愛，他就覺着又清楚又明白：這種事是禁止的；好，這就行了。他覺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許裏面，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藏着隱隱約約，還沒充分說出來的成分。每逢經當局批准，城裏開了一個戲劇俱樂部，或者閱覽室，或者茶館，他總要搖搖頭，低聲說：

「『當然，行是行的，這固然很好，可是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

「凡是違背法令、脫離常軌、不合規矩的事，雖然看來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悶悶不樂。要是他的一個同事到教堂參加謝恩祈禱式去遲了，或者要是他聽到流言，說是中學的學生

鬧出了亂子，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見一個女教師傍晚陪着軍官玩得很遲，他總是心慌得很，一個勁兒的說：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在教務會議上，他那種慎重，他那種多疑，他那種純粹套子式的論調，簡直壓得我們透不出氣，他說什麼不管男子中學裏也好，女子中學裏也好，年青人都不安分，教室裏鬧鬧吵吵——唉，只求這種事別傳到當局的耳朵裏去才好，只求不出什麼亂子才好；他認為如果把二年級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級的葉果洛夫開除，那才妥當。您猜怎麼着，他憑他那種唉聲歎氣，他那種垂頭喪氣，他那蒼白的小臉上的黑眼鏡（您要知道，那張小臉活像黃鼠狼的臉），降服了我們，我們只好讓步，減低彼得洛夫和葉果洛夫的品行分數，把他們禁閉起來，到後來把他倆開除了事。他有一種特別的習慣：常來我們的宿舍訪問。他去拜望一位教師，總是坐下來，就此一聲不響的瞪起眼睛，彷彿在調查什麼事似的。他照這樣一言不發的坐上一兩個鐘頭，然後就走了。他管這個叫做「跟同事們保持良好的關係。」顯然，這類的拜訪，這樣的呆坐，在他是很難受的；他所以來看我們，只不過因為他自以為這是對同事們應盡的責任罷了。我們教師們都怕他。就連校長也怕他。信不信由您，我們這些教師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過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的陶冶，可是這個老穿着雨鞋、拿着雨傘的小人物，却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轄制中學算得了什麼？全城都受着他轄制呢！我

們這兒的太太們到禮拜六不辦家庭戲劇晚會，因為怕他聽見；教士們到了齋期不敢當他的面吃葷，也不敢打牌。在別里科夫這類人的影響下，全城的人戰戰兢兢的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麼事都怕。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賙濟窮人，不敢教人唸書寫字……」

伊凡·伊凡尼奇有話想說，嗽了嗽喉嚨，可是他先點燃煙斗，瞧了瞧月亮，然後才一板一眼的講起來：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讀過屠格涅夫，又讀過謝德林，還讀過勃克爾①等等，可是他們仍舊會低聲下氣，容忍這種事……是有這樣的事情的。」

「別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裏，」布爾金接着說，「同住在一層樓上，他的房門對着我的房門；我們常常見面，我知道他在家裏怎樣生活。也還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百葉窗啦、門扣啦，各式各樣的禁條和忌諱，還有：「唉，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大齋的飲食不合胃口，可是吃葷又不行，因為怕人家說別里科夫不持齋；他就吃用牛油炸的鱸魚——這東西固然

不是大齋的吃食，可也不能說是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用人，因為怕人家說他壞話，於是雇了個六十歲的老頭子做廚子，名叫阿發納西，饅頭饅腦，愛喝酒，從前做過勤務兵，總算馬馬虎虎的也會燒一點菜。這個阿發納西經常站在門口，兩條胳膊交叉在胸前；他常常長歎一聲，唧唧那麼一句話：

「『眼下啊，像他們那樣的人可真得多得不行！』」

「別里科夫的臥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牀上掛着帳子。他一上牀睡覺，就拉過被子來蒙上腦袋；房裏又熱又悶；風推着關緊的門；爐子裏噹噹的叫，廚房裏傳來歎息聲——不祥的歎息聲……」

「他躺在被子底下，戰戰兢兢。他深怕會出什麼事，深怕阿發納西來殺害他，深怕小賊溜進來；他就通宵做惡夢，到早晨我們一塊兒到學校去的時候，他沒精打采，臉色蒼白；他所去的那個擠滿了人的學校，分明使得他滿心的害怕和憎惡；跟我並排走路，對他那麼一個性情孤僻的人來說，顯然也是苦事。」

「『我們的課堂裏吵鬧得很兇，』他說，彷彿要找一個理由說明他的愁悶似的。『真不像話。』」

「您猜怎麼着，這個希臘文教師，這個裝在套子裏的人，差點結了婚。」

伊凡·伊凡尼奇很快的瞟一眼穀倉，說：

「您開玩笑！」

「是啊，看起來雖然奇怪，可是他的確差點結了婚。有一個新的史地教員，一個原籍烏克蘭，名叫密哈益·沙維奇·柯瓦連科的人，派到我們學校裏來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而是帶着他妹妹華連卡一路來的。他是個高高的、皮膚發黑的青年，手挺大，從他的臉就看得出來他說話是用低音，果然他的聲調像是從桶子裏發出來的：「彭，彭，彭！」她呢，已經不算年青，年紀在三十歲上下，可是她長得也高，身材勻稱，黑眉毛，紅臉蛋——一句話，她不是姑娘，而是蜜餞水果，那麼活潑，那麼愛熱鬧；老是唱小俄羅斯的歌，老是笑。她動不動就發出響亮的笑聲：「哈哈！」我記得我們初次真正認識柯瓦連科兄妹是在校長的命名日宴會上。在那些死板的、裝模作樣的、沉悶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會也看做應公差的教師中間，我們忽然看見一個新的艾芙柔黛特，從浪花裏鑽出來；她兩手插着腰，走來走去，笑啊唱的，跳跳蹦蹦。她帶着感情唱風在吹，然後又唱一支烏克蘭的歌，隨後又一支；她把我們，連別里科夫也在內，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甜蜜蜜的笑容，說：

「『小俄羅斯語言的柔和跟清脆叫人聯想到古希臘語言。』」

「這句話說動了她的心，她就開始熱情的、委婉的對他講起他們在葛嘉契斯基縣有一片田地，她的媽就住在那兒，他們有那麼好的梨，那麼好的甜瓜，那麼好的 кваша ②！烏克蘭土佬 管南瓜叫做 кабач，管酒館叫做 питейный，他們用番茄和茄子熬我們的那種濃湯：『那湯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簡直好吃得要命！』」

「我們聽啊聽的，忽然我們大家生出了同一個想法。」

「『要是把他們配成夫婦，那倒不錯，』校長太太悄悄對我說。」

「不知什麼緣故，我們大家這才想起來：原來我們的朋友別里科夫還沒結婚；現在我們才覺着奇怪：不知怎麼，他生活裏這樣的一件大事，我們以前竟從沒理會，完全忽略了。他對女人一般採取什麼態度呢？這要緊問題他怎樣替他自己決定的？這以前，我們一點也沒有關心這件事；也許我們甚至不允許自己想到一個不問什麼天氣總是穿着雨鞋、睡覺總要掛上帳子的人，也會有愛情吧。」

② 希臘的愛和美的女神，相當於羅馬的維納司；她在海裏誕生，從浪花裏鑽出來。——譯者

③ 俄語酒館——譯者

「他早已四十歲出頭了；她呢，三十歲了，」校長太太說明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給他的。」

「在內地，由於煩悶無聊的緣故，什麼事沒做出來過！做過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這是因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說，這個別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像他是一個可以結婚的人，那我們何必忽然要給他做媒？校長太太啦，訓育主任的太太啦，我們中學裏的所有女士們，都活潑起來，甚至變得好看多了，彷彿忽然發現了生活目標似的。校長太太在戲院裏訂了一個包廂；嘿，瞧啊！華連卡坐在那裏面，搥着扇子，滿臉放光，高高興興；她旁邊坐着別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剛用鉗子把他從他的家裏夾來的一樣。要是我開晚會，太太們就一定要我邀請別里科夫和華連卡。總之，機器開動了。看來華連卡也並不反對出嫁。她在她哥哥那兒生活得不大快活；他們只會成天價吵啊罵的。他們會鬧出這樣的場面：柯瓦連科順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壯的大漢，穿一件綉花的襯衫，一縷頭髮從帽子底下鑽出來搭拉在他的額頭上，一隻手拿着一捆書，一隻手拿着一根有節疤的粗手杖；他的身後跟着他妹妹，也拿着書。

「『可是你啊，密哈益里克，』這本書絕沒看過！』她大聲辯白。『我告訴你，我敢賭咒你

壓根兒沒看過！」

「我跟你說：我看過嘛！」柯瓦連科大叫一聲，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頓得直響。

「唉，我的天，密哈益里克，你爲什麼發脾氣？要知道，我們談的是原則問題啊。」

「我跟你說：我看過嘛！」柯瓦連科嚷道，聲音更響了。

「在家裏，要是有外人在座，他們也會大吵大鬧。她一定過够了這種生活，巴望着有自己的家了。況且，人也該想到她的年紀，現在已經沒有工夫來挑啊揀的了；跟什麼人結婚都行，即使是希臘文教師也不礙。附帶還要說一句：我們的小姐們大多數都不管跟誰結婚，只要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樣吧，總之，華連卡開始對我們的別里科夫明白的表現好感了。

「別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柯瓦連科，就跟他常來拜望我們一樣。他去了就坐下，一聲不響。他沉靜的坐着，華連卡對他唱風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默默的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揚聲大笑：「哈哈！」

「在戀愛方面，特別是在婚姻方面，德惠總要起很大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